

数字经济赋能青年 重返劳动要素市场的路径研究

杨明哲

摘要：相关经济数据显示，青年参与生产不足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劳动要素定价低和缺乏选择是影响青年人就业的供给侧的两个主要原因。数字经济通过信息中介、产业升级和创造新劳动模式等渠道，增加青年人劳动机会，提高其劳动议价能力，赋予其劳动选择权利，激活了劳动要素。为了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低端服务业占比较高、制造业就业减少、劳动保护缺乏的问题，需要积极推动 5G 等技术发挥其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作用。同时，需要在政策、法律和文化层面对青年劳动者进行引导、保护和培育。

关键词：数字经济；青年；就业；劳动要素市场；5G

一、问题提出

根据 2022 年 8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7 月份全国城镇就业调查数据，16~24 岁人口失业率为 19.9%，并且 16~24 岁人口失业率从 2022 年 3 月份开始出现了连续 5 个月的增长。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2 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的数据，2021 年全球青年失业率估计为 15.6%。需要指出的是，此年龄段中较大比例的青年人选择在学校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从而影响了就业数据，例如仅 2022 年高校毕业生总规模就超过 1 076 万人，但是就业的压力只是推迟并未减轻。

青年人就业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个体的自信心和青年人群体创新、独立、奋斗的精神风貌，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需要重视并探寻青年人就业率下降的原因，进而寻找提升青年人就业率的方法和渠道。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托城镇化和工业化，劳动要素由于相对供给过剩和供给素质不高导致价格较低，在收入中参与分配比例较小且选择余地小，影响了青年人的就业热情。在新时代背景下，扩大通过劳动实现高收入的社会群体规模，满足青年人多样性的劳动选择和激发青年人的劳动

作者单位：杨明哲，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热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信息的高效流动改善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构性劳动供给缺口，另一方面催生出了更多新型劳动方式，吸引青年人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形成高质量的劳动供给。

近年来，通信技术、云基础设施和云计算服务的发展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数字平台的形成与发展。数字平台可以分为三大类别：向个人用户提供数字服务和产品的平台，如微信、抖音等；实现商品和服务交换的平台，如电子商务或 B2B 平台；促进用户之间直接交换要素的平台，包括滴滴、共享单车等数字要素平台。这些数字平台正在融合重组，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塑造新的生活和生产世界。例如短视频平台逐渐扩大了边界，从内容展示逐步增加社交、电商要素，吸引更多的劳动者参与一种新的数字生产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增加收入的可能。

本文将研究数字经济赋能青年重返劳动要素市场的机制、路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对提升青年人就业率提出建议。

二、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数字平台的发展新方向是赋能劳动者并形成新的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技术对经济的作用逐步从促进大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转化为对劳动者的赋能，使得新劳动方式不断涌现。特别是近年来数字平台综合了 5G 赋能、大数据驱动和人工智能算法管理，逐渐成为“视频+社交+直播+电商”的综合数字平台。数字平台可以通过算法为用户创造一个“算法化的自我”，为新形式数字劳动者的涌现提供了可能。戚聿东等（2021）阐述了数字化时代的经济增长是典型的创新驱动。德布朗斯卡等（Dąbrowska et al., 2020）认为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技能、能力和新工作的出现。阿帕拉吉塔等（Aparajita et al., 2022）通过访谈的研究方式发现网络红人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活跃，可以导致其虚拟社交货币的积累，提高可信度，从而为其与电商的融合创造了条件。豪森等（Howson et al., 2020）指出数字平台正在迅速改变国际生产和消费地理格局，并为人们在数字劳动力平台上创造和提高价值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夏翰杰（2020）探讨了 5G 与交互式视频结合后在行业上的创新前景。彭文生和周子彭（2020）指出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作为商业的新载体，赋能劳动者提升劳动生产率。柴森（2020）阐述了电商直播模式发展现状，提出需要探索 5G 环境下的电商直播发展模式。

（二）新生产方式的一个主要体现是“新劳动群体”兴起

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造成了消费者对社交媒体日益增长的依赖，有效地形成了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和连接，催生出了新劳动模式。学者进而非常关注在新劳动方式不断涌现的浪潮中，作为劳动者的“新劳动群体”是利益受损还是受益。国际劳工组织 2021 年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工业和工作世界的数字化转型》指出，数字劳动平台对于企业起到了提升劳动效率和增加利润的好处，为世界各地的工人

创造了额外的创收机会，但也带来了一些需要应对的挑战。最主要的问题是现有数据证明劳动力供应超过需求，从而使得劳动者处于不利的地位。多舍尔（Dorschel, 2021）指出大多数研究都关注高度不稳定的劳动者，而忽视了数字平台催生了不断增长的富裕“技术工人”。邓恩（Dunn, 2020）研究发现，美国数字平台中的零工劳动者尽管不满意更长的工作时长，但仍将其作为改善财务状况的必要手段。这些研究都表明，劳动者参与数字平台的首要原因是收入的提升，但学者们均聚焦于机制研究，定量研究以问卷等小规模抽样为主，难以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说明问题。

综合以上文献研究可以发现：（1）青年人正在依托数字视频平台，在5G等新技术的赋能下，成为网络新劳动者群体。提高青少年收入，对于新时代扩大通过劳动实现高收入的社会群体规模、促进中国共同富裕有积极意义。（2）新劳动群体近年来人数增加较快，网络新劳动者群体通过平台赋能，收入较普通劳动者高，因此对其他劳动者产生了职业吸引力。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力求研究青年人就业率在一定时期内下降的原因，分析在新一代通信技术和数字平台中成长的新劳动者群体的工作状况，探讨提升其就业率的途径，为推动数字平台发展和改善新劳动者福利做出贡献。

三、青年人就业率降低的原因

近年来青年人就业率有所降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需求侧角度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新冠疫情造成经济冲击，不稳定的未来预期导致投资与消费意愿持续下降。二，全球经济增速降低带来的国内外需求萎缩，中国2022年7月以来出口同比数据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下降通道，其中2022年11月出口同比下降8.7%。同期日本、韩国、越南等外向经济型国家出口也出现较大降幅，因此外需减弱是全球的普遍现象。三，国家对部分服务行业的整顿带来的岗位数量变化，特别是对教培、房产中介、网约车等平台的治理，一方面规范了其无序扩张的弊病，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提供的工作机会。四，国际供应链变动带来的岗位转移，美国等国家提出的“脱钩”与“友岸外包”等贸易限制措施，给全球产业布局带来了消极影响，造成一些外资企业从中国撤离。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社会提供的工作岗位减少。

从供给侧看，青年人参与劳动意愿弱也是重要原因。这一代青年人成长环境普遍优渥，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国际性的开阔视野，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不愿接受传统的低劳动定价且劳动内容枯燥乏味的职位。如果劳动力市场不能提供相当数量的高收入和高创造性职位，很多青年人就会选择暂时脱离劳动力市场。同时由于中国传统家庭储蓄率较高，且近年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短暂的不工作并不会过于严重地影响其基本生活，这也会造成失业数量逐渐增加。

因此，面对需求和资源减少时，青年人宁可回避也不愿卷入供给重复性增加导致的价格下降螺旋。为了稳定青年人就业，保护其劳动参与积极性，一方面，需要为其提供扩张性的、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舞台，例如，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和双边贸易安排来扩展对外经贸合作。另一方面，需

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供高效利用现有资源的新手段，从国内现有的资源现状出发，发展新技术，通过技术带来的新生产方式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从两方面共同提供高质量的职业供给，这也是双循环所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

四、数字经济赋能青年就业的渠道和表现形式

传统经济理论强调靠教育来改善劳动供给质量，提升供给能力，并在长期均衡中提高劳动要素的价格，因此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提高教育参与率是提升青年人就业质量的最根本手段和途径。但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可能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反而会在短期内影响当期要素价格的形成。

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不能停顿，因此需要以创新带动创新，以发展促进发展，探索更多的促进青年人就业的新途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以要素价格为牵引，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增强青年人工作意愿，激发其劳动热情，改善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的现状。

在没有相关的数字平台和技术之前，在整个劳动和收入生命周期中，青年时期是收入的低点。而这个群体现在可以依托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个体收入的增长，从而增加了一条普通劳动者实现劳动重新定价的途径，特别是青年时期会是此类收入的最高点，使劳动者全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变动变得更加平坦。短期的数字经济赋能，可以在长期内均衡收入的跨期不平衡。从数字平台的数据中可以看到，青年人正是数字经济中最活跃的群体。发展数字经济，鼓励青年人创新劳动，是一条解决短期内青年失业率较高的有效途径。

（一）减少信息不对称是数字经济促进就业的传统渠道

数字经济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信息中介服务平台，例如早期的社交平台、购物平台、团购平台、打车服务平台等，这些平台通过提高信息交流的速度和效率，打破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消除信息在不同主体间的短期结构性阻碍，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岗位发现和价格发现能力。

在没有相关的数字平台和技术之前，对于低学历务工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一些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等群体而言，其劳动的定价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在整个劳动和收入生命周期中，青年时期是收入的低点。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青年人可以借助平台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数字劳动；数字平台作为赋能方，将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算法服务于劳动技能不高的劳动者，从而提高了其劳动效率。例如，根据2022年2月外卖团购平台饿了么发布的《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全国范围内有114万的从业者通过该平台获得了工作机会与收入。根据外卖团购平台美团2020年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全国范围内其平台从业者规模为295.2万。通过数字经济提供的渠道，青年人可以高效搜索、匹配到劳动机会，更加方便自由地加入或退出劳动市场，收入也有提升。

（二）增加制造业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是数字经济促进就业的关键渠道

传统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竞争优势是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成本优势，因此其工作环境和过程必然是严格标准化和强可重复性的，对应的薪酬却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导致流水线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不够。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创造高薪酬的岗位。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主机化、智能化、网络化、云端化，其本质是软件、硬件和网络的有机结合，因此创造了高端制造业岗位，如硬件生产人员、系统运维人员、软件工程师或数据分析师等，由于需要最新的知识和技术，因此更加适应青年人。根据线上招聘平台智联招聘2022年发布的《高技术制造业人才需求与发展环境报告》，在统计范围内的15个行业中，全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速为8.4%，而高技术制造业相关职位的招聘数的同比增速为28.2%，超过全行业增速的3倍，显示了在新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同样能够有力地吸引就业。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制造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如云端化和5G可以辅助人远程控制设备，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可以辅助人7×24小时监控生产状况，机器人代替人工进行装配等，让工作不再枯燥、繁重甚至危险，提升青年人参与制造业的意愿。

（三）现代服务业是数字经济促进就业的优势渠道

能够容纳最多青年劳动力的是服务业市场，在一定意义上说，数字经济在这个市场有着最广泛的应用，产生了很多创新服务劳动的新岗位，并且增加了普通劳动者实现劳动要素重定价的途径。例如短视频平台出现了“短视频+社交+直播+电商”的新模式，普通劳动者基于自身的特质，充分调动劳动能动性和积极性，依托平台技术赋能，提供视频类型服务并提高收入水平，形成了“泛网红群体”。短视频平台的数据也显示青年人正是数字经济中最活跃的群体。

通过数字经济的赋能，青年人群体的收入将不仅仅是由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边际生产力等因素造成的，亲和力、性格甚至外貌等因素都使其增加劳动收入成为可能。而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短视频平台不仅为内容创作者通过发布视频赚取收入创造了机会，还提供了广告分成收入等新模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络直播涉及的用户规模达6.38亿，占网民整体的63.1%。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高带宽、高速率和高清晰度的信息通信技术和AI、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处理技术的支撑，信息技术将一个人的优点全要素地进行了实时在线的展示和传递，自然人在数字空间成为“数字人”。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要素得以重新定价，扩展了要素的价格上限，将激发青年人参与生产的热情，从而形成新的应用场景。数字平台还可以将国际劳动要素价格快速拉平，改变了普通劳动者只能生产一般性产品，从而只能接受本国产品定价过低带来的低收入的锚定效应，带动新服务贸易的发展。

五、数字经济赋能就业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来看，青年人借助数字平台与数字技术提供劳动已成为潮流，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青年人劳动选择丰富，劳动机会增加和劳动收入提升。同时，中国是工业产品生产大国、人力资源大国和贸易大国。因此，创新生产能力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创新生产能力所需的经济模式不再是单纯的通过规模化生产来进行工业扩张，而是以数字化带动产业升级，并以产业升级为先导，促进消费升级。因此，谁率先实现数字化生产，谁就可能成为未来多元个性化消费的引领者、国际贸易的主导者。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哪里。

（一）发挥5G等技术的数字基础设施作用

随着5G技术的出现，互联网将从消费互联网转换为产业互联网，并成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基石。数字主权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各国争相以5G为主要抓手，争取领导产业标准，保障供应链安全、基础设施可信。

高度重视5G发展的深层逻辑是各国对未来数字化社会的设想和安排高度重合，即未来将是整个社会的数字化变革，底层需要搭建可信的数字基础设施，企业生产、居民生活均运行其上。因此，5G底层技术一致给未来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了全新的基础。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由5G、芯片、新能源等新技术共同构建的新型基础设施，而发挥其对于青年人就业的作用也正是新型基础设施的创新应用。5G相关的新消费能够带动新的产业，从而创造新的就业。首先是信息消费，主要指5G带来的信息流扩充，包括社交、支付等；其次是娱乐消费，主要指5G带来的内容扩充，包括视频、游戏、阅读、教育等。如云办公、云咨询、云医疗、云课堂，在新冠疫情期间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提高学习、办公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空间距离，加速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升级，产生了全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理念。

5G融合应用刚刚起步，方兴未艾，多个环节还需要进一步贯通。首先要加快构建5G融合应用的技术基础，包括5G网络框架研究、5G模组研发，突破面向工业互联网特定需求的5G关键技术；其次是积极探索不同行业合作模式，加速融合进程，牵引5G产业规模发展，利用消费市场带动核心技术实用化，利用行业市场推动关键技术产业化；最后，要推动传统产业积极引入5G等信息技术，尽快实现产业的数字化、云化、网络化，扩大创新的基数，促成产业嬗变。

（二）正视数字经济发展中青年人就业的新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经济中的青年人就业也存在若干问题。

首先，在经济实践中，青年人借助数字信息中介获取的大多数的劳动岗位的特点是无长期合同、低工

资、重复性任务多、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和缺乏劳动保护，例如快递外卖、网约车司机、保安、保洁等。数字经济作为赋能方，将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算法服务于劳动技能不高的劳动者，增加了劳动机会，但难以提供更高质量的就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虹吸了制造业的青年劳动力。数字平台实现了资源的快速高效匹配，但是却很难满足从业者的能力升级和职业发展等需求，更容易使他们产生缺乏客观条件支持的确信性和安全感，不利于青年人的长远职业规划，影响其长期发展。

其次，在制造业中，数字经济所要求的高薪酬岗位存在就业门槛，需要有一定的教育基础，同时就业所需技能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大部分需要专门的培训和学习。与此同时，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就是提高机器效率并节省人力，因此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了现代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员总量有限。除非扩大规模，否则制造业很难容纳太多的就业，而扩大规模就受投资边际效率下降的限制，并容易产生生产过剩。

最后，新型服务业中新劳动模式刚刚兴起，存在泥沙俱下的情况。新的生产方式与传统方式不同，在吸引到足够多公众注意力就能带来高收入的诱导下，一些数字机构和平台从单纯的经济利益考虑出发，对从业劳动者权益进行侵害，迫使其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和设置过低的广告收入劳动分成比例，例如，很多短视频主播平台均被揭露出安排超长时间直播对劳动者健康带来损害的问题。

（三）积极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在数字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数字经济中的行为主体的管理必不可少，管理并不仅限于管制和监管，也体现在服务其发展壮大的鼓励性和支持性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首先需要在政策层面开放包容，鼓励和引导数字经济继续创新发展，原因在于数字经济一方面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青年人就业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增加数字产业门类 and 劳动模式，特别是与制造业融合实现产业升级，有利于更多的青年人获得具有更高职业满足感的劳动岗位。

其次在法律层面保驾护航，明确数字经济中数字平台、劳动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配套数字交易政策、法律、平台和技术，从而激发数据流通和交易，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数字确权的前提下加强立法和执法，保护数字平台中的劳动者权益，维护青年人的劳动热情。

最后是文化层面有序引导，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劳动观，加强对数字经济中从业青年人的行为规范引导，倡导青年人自立自爱自强，净化数字生产和劳动环境，提供高质量与健康向上的劳动内容，打击违规违法行为。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对于在数字经济中奋斗拼搏的青年进行因势利导不但能在短期内解决失业率问题，更能够在长期内激活青年人的社会创新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 BHANDARI A, BIMO S, 2020. TikTok and the "algorithmized self": a new model of online interaction[J]. AoIR Selected Papers of Internet Research, (10):27-31.

- DĄBROWSKA J, ALMPANOPOULOU A, BREM A, et al., 2022.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better or worse: a critical multi-level research agenda[J]. *R&D Management*, 52(5): 930-954.
- DORSCHER R, 2021. Discovering needs for digital capitalism: the hybrid profession of data science[J]. *Big Data & Society*, 8(2): 8-22.
- DUNN M, 2020. Making gigs work: digital platforms, job quality and worker motivations[J].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35(2): 232-249.
- EASTMAN J K, IYER R, EASTMAN K L, et al., 2021. Reaching the price conscious consumer: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generational cohort and social media use[J].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20(4): 898-912.
- HOWSON K, USTEK-SPILDA F, GROHMANN R, et al., 2020. 'Just because you don't see your boss, doesn't mean you don't have a boss': Covid-19 and gig worker strikes across Latin America[J]. *International Union Rights*, 27(3): 20-28.
- ILO, 2021.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and the world of work[J].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1): 29-70.
- LABRECQUE L I, 2020. Stimulating the senses: an introduction to part two of the special issue on sensory marketing[J]. *Psychology & Marketing*, 37(8): 1013-1018.
- 柴森, 2020. “直播带货”赋予下沉市场消费新动能[J]. *中国国情国力*, (3): 12-14.
- 彭文生, 周子彭, 2020. 数字经济: 新结构和新问题[J]. *金融市场研究*, (12): 2-26.
- 戚聿东, 杨东, 李勇坚, 等, 2021. 平台经济领域监管问题研讨[J]. *国际经济评论*, (3): 27-48.
- 夏翰杰, 2020. 5G 时代下视频互动化演进的探讨[J]. *中国传媒科技*, (5): 31-35.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Empowering Youth to Return to the Labor Factor Market by Digital Economy

YANG Mingzhe

Abstract: The recent economic data show that the lack of enthusiasm of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production is a prominent problem. The low pricing of labor factors and the lack of choice, which affect young people's employment intentions, are the two main reasons on the supply side. The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information intermediary,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labor models and other channels, has increased young people's labor opportunities, improved their labor bargaining power, given them the right to choose labor, and activated the labor factor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prevalence of low-end service industry, siphoning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lack of labor protection in this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promote 5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play a role in new infra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protect and cultivate young workers at the policy, legal and cultural level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youth; employment; labor factor market; 5G

(责任编辑: 姚望春)